

第四章 龍樹——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

第一節 龍樹與龍樹論 (p.201~p.208)

一、龍樹菩薩在中國佛教被尊為八宗共祖 (p.201)

龍樹菩薩，對空義有獨到的闡揚，為學者所宗仰，成為印度大乘的一大流。在中國，或推尊龍樹為大乘八宗¹的共祖。印度佛教史上，龍樹可說是釋尊以下的第一人！

二、關於龍樹與龍叫、龍名等之辨異 (p.201~p.202)

(一) 但龍樹的傳記，極為混亂，主要是《楞伽經》中，「證得歡喜地，往生極樂國」²的那位龍樹，梵語 Nāgāhvaya，應譯為龍叫、龍名或龍猛³，與 Nāgārjuna——龍樹，是根本不同的。⁴

(二) 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南方阿闍黎耶龍叫 (Nāgāhvaya)，真實的名字

¹ 大乘八宗：三論宗、法相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、禪宗、淨土宗、密宗、律宗。

² 《入楞伽經》卷9：「有大德比丘，名龍樹菩薩，能破有無見，為人說我法，大乘無上法，證得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國。」(大正16，569a24~27)

³ 關於「龍猛」之譯名，玄奘譯，辯機撰《大唐西域記》卷8：「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(唐言龍猛；舊譯曰龍樹，非也)，幼傳雅譽，長擅高名，捨離欲愛，出家修學，深究妙理，位登初地。有大弟子提婆者，智慧明敏，機神警悟。」(大正51，912c17~20)
又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卷1：「《西域記》云：『那伽闍(音遏)刺那，此云龍猛，舊曰龍樹，訛也。』什曰本傳云：『其母樹下生之，因目阿周那，阿周那者，樹名也。以龍成其道，故以龍字，號曰龍樹。』」(大正54，1065c15~18)

⁴ 印順法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121：「漢譯《楞伽經》的龍樹，依梵本及藏文本，是 Nāgāhvaya，譯義為「龍呼」、「龍叫」或「龍猛」，與龍樹的梵語不合，應該是龍樹以外另一位大德比丘。藏譯本的《大雲經》說：梨車童子，名一切世間樂見。在佛滅後四百年出家，名龍叫 (Nāgāhvaya) 比丘，盛大弘通我(佛)的教法；也說到得初(歡喜)地。月稱(Candrakīrti)造的《入中論》(釋)，也引《大雲經》一切有情樂見童子，以龍名比丘，廣大佛的教法。月稱的引文，也以為就是龍樹的。」

多拉那他(Tāranātha)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南方阿闍黎龍叫，真實名字是如來賢(Tathāgata-bhadra)，與提婆同時，為「唯識中道義」的唱道者。

在佛法中，如來藏與唯識(唯心)論，確是一脈相通的。這位持法比丘——一切世間樂見，可能就是龍叫，而被集入《楞伽經》中。「龍」，傳說中與龍樹相混雜，於是龍樹與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也被糾纏在一起了。」

是如來賢（Tathāgata-bhadra），闡揚唯識中道，是龍樹的弟子。⁵

（三）月稱的《入中論》⁶，引《楞伽經》，又引《大雲經》說：「此離車子，一切有情樂見童子⁷，於我滅度後滿四百年，轉為苾芻，其名曰龍，廣宏我教法，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。」。這位本名「一切有情樂見」的，也是「龍名」，月稱誤以為《中論》的作者龍樹了。

（四）與《大雲經》相當的，曇無讖所譯的《大方等無想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樂見梨車，後時復名眾生樂見，是大菩薩、大香象王，常為一切恭敬供養、尊重讚嘆。」⁸大香象的象，就是「龍」（或譯「龍象」）。為一切尊重讚歎，也與《楞伽經》的「吉祥大名稱」相當。

這位龍叫，弘法於（西元 320～）旃陀羅崛多（Candragupta）時代，顯然是遲於龍樹的。傳說為龍樹弟子（？）；那時候，進入後期大乘，如來藏、佛性思想，大大的流傳起來。

⁵ 多拉那他《印度佛教史》（寺本婉雅日譯本 p.139）。

⁶ 《入中論》卷 2：「問：如何得知龍猛菩薩無倒解釋經義？答：由教證知。如《楞伽經》云：『南方碑達國有吉祥苾芻，其名呼曰龍，能破有無邊，於世宏我教，善說無上乘，證得歡喜地，往生極樂國。』《大雲經》云：『阿難陀！此離車子，一切有情樂見童子，於我滅度後滿四百年，轉為苾芻，其名曰龍，廣宏我教法，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。』」（漢藏教理院刊本 p.2～p.3）。

⁷ 關於「一切有情樂見（或譯為「一切世間樂見」）童子」，印順法師在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73～p.274 中說：「據一分學者傳說，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就是中觀論的作者——龍樹菩薩。龍樹也是南天竺人，也出於正法欲滅的時代；《楞伽經》說龍樹「往生安樂國」，《大法鼓經》也說世間樂見比丘「生安樂國」；《大雲經》說世間樂見比丘受娑多婆訶那王的護持，《西域記》也說龍樹受娑多婆訶（引正）王的護持。這樣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很像就是龍樹了。但審細的研求起來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到底是另外一人；不過在傳說中有些混雜而已。

一、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已引述到《大雲經》；龍樹是見過《大雲經》的，《大雲經》是先龍樹而成立的。

二、龍樹說：「一切大乘經中，《般若經》最大」，確立於性空了義的見地，與《大雲》、《法鼓》等真常經，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」的思想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說是一致。

三、羅什的龍樹傳，只說龍樹受一國王的護持，未說出名字；玄奘才肯定說是娑多婆訶那王。其實，娑多婆訶那，為安達羅王朝諸王的通稱；安達羅王朝有三百多年歷史，所以護持龍樹的，不一定是護持世間樂見比丘的。

四、《楞伽經》中「往生安樂國」的龍樹，梵語為 Nāgāhvaya（義譯為龍叫，實為弘揚唯識中道的「如來賢」的別名），與（中觀論主）龍樹梵語的 Nāgārjuna 不同。」

⁸ 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5（大正 12，1100a6-9）。

三、關於龍樹之出家修學及弘法的過程（p.202～p.204）

鳩摩羅什譯出的《龍樹菩薩傳》，關於龍樹出家修學，弘法的過程，這樣說：⁹

（一）出家學法

「入山，詣一佛塔，出家受戒。九十日中，誦三藏盡，更求異經，都無得處。」

龍樹青年出家時，佛像初興。佛的舍利塔，代表三寶之一的佛，為寺院的主要部分。大乘行者總稱佛塔及附屬的精舍為塔，聲聞行者總稱為精舍、僧伽藍，其實是一樣的。所以龍樹在佛塔出家，就是在寺院中出家。出家，都是在聲聞佛教的各部派寺院中出家，所以先讀聲聞乘的三藏。

（二）入雪山得大乘經

「遂入雪山，山中有塔，塔中有一老比丘，以摩訶衍經典與之。」

其後，又在雪山的某一佛寺中，讀到了大乘經典。雪山，有大雪山、小雪山，都在印度西北。初期大乘是興起於南方，而大盛於北方的。北方的大乘教區，是以烏仗那（Udyāna）山陵地帶為中心，而向東、西山地延申的；向南而到犍陀羅（Gandhāra）。¹⁰

《小品般若經》說：「後五百歲時，般若波羅蜜當廣流布北方」。¹¹晚出的薩陀波崙（Sadāpararudita）求法故事，眾香城就是犍陀羅。眾香城主，深入大乘，書寫《般若經》恭敬供養，可看出大乘在北方的盛況。龍樹在雪山佛寺中，讀到大乘經，是可以論定為史實的。

⁹ 《龍樹菩薩傳》（大正 50，184a～185b）。

¹⁰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454。

¹¹ 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4（大正 8，555b3）

（三）欲立師教戒

「[欲]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，令附佛法而有小異。」

龍樹有「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」的企圖。我（印順法師）以為，**問題是大乘佛教**，雖**離傳統**的聲聞佛教，**獨立開展**，但**重法而輕律儀**，所以大乘的出家者，還是**在部派中出家受戒**，**離不開聲聞佛教的傳統**，這是龍樹**想別立大乘僧團**的問題所在。可能**為了避免諍執**，或**被責為叛離佛教**，這一企圖**終於沒有實現**。在**傳說**中，說他有**慢心**，那是**不知佛教實況的誤會**。

（四）龍宮取經與南天竺弘法

「大龍菩薩……接之入海。於宮殿中，開七寶藏，發七寶華函，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。龍樹受讀，九十日中，通解甚多。……龍樹既得諸經一相，深入無生，二忍具足。龍還送出，於南天竺大弘佛法。」

1、龍樹**入龍宮取經**，**傳說極為普遍**。龍樹在**龍宮**中，**讀到更多的大乘經**，「得諸經一相」，「一相」或作「一箱」。所得的經典，**傳說與《華嚴經》有關**。

2、我（印順法師）曾有〈龍樹龍宮取經考〉¹²，**論證為：龍樹取經處**，在烏荼（Uḍra），今奧里薩（Orissa）地方。這裡，**在大海邊**，**傳說是婆樓那（Varuṇa）龍王往來的地方**。這裡有**神奇的塔**，**傳說是龍樹從龍宮得來的**。這裡是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**善財童子的故鄉**，有**古塔廟**。所以龍樹於**龍宮得經**，**應有事實的成分**，**極可能是從龍王的祠廟中得來的**。**後來龍叫七次入海的傳說**，也只是**這一傳說的誇張**。**烏荼**，在（東）南印度，當時**屬於安達羅（Andhra）的娑多婆訶（Śātavāhana）王朝**。¹³龍樹在**南印度弘法**，**受到娑多婆訶王朝某王的**

¹²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〈龍樹龍宮取經考〉，收於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11～p.221。

¹³ 印順法師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13～p.214：「波斯匿王國名憍薩羅，但這是北憍薩羅，南方

護持，漢譯有《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》（共有三種譯本），名為《親友書》，就是寄給娑多婆訶國王的。

3、依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龍樹也在中印度弘法。

4、從龍樹在雪山區佛寺中研讀大乘，對北方也不能說沒有影響。

5、總之，龍樹弘法的影響，是遍及全印度的。

6、依《大唐西域記》，龍樹晚年住在國都西南的跋羅末羅山（Bhrāmanagiri），也就在此山去世。¹⁴

（五）龍樹在世之年代

「去此世以來，至今始過百歲。南天竺諸國為其立廟，敬奉如佛。」

《龍樹菩薩傳》說：「去此世以來，始過百歲」。依此，可約略推見龍樹在世的年代。《傳》是鳩摩羅什於西元五世紀初所譯的，羅什二十歲以前，學得龍樹學系的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。二十歲以後，長住在龜茲。前秦建元「十八年九月，（苻）堅遣驍騎將軍呂光，……西伐龜茲及烏耆。」龜茲被攻破，羅什也就離龜茲，到東方來。¹⁵建元十八年，為西元382年。《龍樹傳》的成立，一定在382年以前；那時，龍樹去世，「始過百年」，已有一百零年了。所以在世的時代，約略為西元150～250年，這是很壽長了。

後來傳說「六百歲」等，¹⁶那只是便於那些後代學者，自稱親從龍樹受學

還有南僑薩羅。……從西元前三世紀末到西元三世紀初，以安達羅（Andhra）族興起而盛大的安達羅王朝，幅員極廣。如《西域記》中的南僑薩羅，馱那羯磔迦、羯[飢-几+交]伽、恭御陀、烏荼等，都是屬於安達羅王朝的。《大唐西域記》（卷一〇），護持龍樹的（安達羅王朝的）娑多婆訶王，也稱為僑薩羅國王。據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一五・三）說：護持龍樹的南方國王，名優陀延王，也許是從烏荼得名的。

¹⁴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0：「跋邏末羅耆釐山（唐言黑蜂）。」（大正51，929c23）

¹⁵ 《高僧傳》卷2（大正50，331b20-23）

¹⁶ 關於龍樹菩薩壽長之傳說，《法苑珠林》卷53云：「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：『有一大士，名曰龍樹（依傳云：「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。」依奘法師傳云：「西梵正音名為龍猛，舊翻訛略，故曰龍樹。」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，壽年七百歲，故人錯稱佛滅後七百年

而已。

四、龍樹菩薩的著作（p.204～p.206）

（一）《龍樹傳》所傳龍樹的著作

龍樹的著作，據《龍樹傳》說：「廣明摩訶衍，作優波提舍十萬偈。又作《莊嚴佛道論》五千偈，《大慈方便論》五千偈，《中論》五百偈，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。又造《無畏論》十萬偈，《中論》出其中。」¹⁷**西藏所傳**，《中論》釋有《無畏論》，或說是**龍樹的自釋**：「造《無畏論》十萬偈，《中論》出其中」，就是**依此傳說而來的**。

龍樹**壽很高**，大乘佛教由此而**大大的發揚**，有**不少著作**，論理是當然的，現**依漢譯者略說**。

（二）三類之著作

龍樹的**論著**，可**分為三類**：

1、抉擇甚深義

（A）五正理聚

西藏傳譯有《中論》（頌），《六十頌如理論》，《七十空性論》，《迴諍論》，《大乘破有論》，稱為**五正理聚**。**漢譯與之相當的**：

（1）《中論》**頌釋**，有鳩摩羅什所譯的**青目釋《中論》**；唐**波羅頗迦羅蜜多羅**所譯，**分別明（清辨）**所造的《般若燈論》；**趙宋惟淨**所譯的，**安慧**所造的《大乘中觀釋論》——**三部**。

（2）後魏**毘目智仙**與**瞿曇（般若）****流支**共譯的《迴諍論》。

出世）。…』」（大正 53，681c21-23）

¹⁷《龍樹菩薩傳》（大正 50，184c17-21）；印順法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23：**優波提舍十萬偈**，應該就是《大智度論》；**經的釋論**，一般是稱為「**論議**」——**優波提舍**的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是**菩薩道——十地的廣釋**，可能**就是《莊嚴佛道論》**。《中論》，**傳說出於《無畏論》**，那《無畏論》是**龍樹所作偈頌（及注釋）的總集**了。

(3)宋施護所譯的《六十頌如理論》。

(4)《大乘破有論》。

(5)《七十空性論》，法尊於民國三十三年（？），在四川漢藏教理院譯出。

這五部，都是抉擇甚深義的。

(B)《十二門論》與《壹輸盧迦論》

鳩摩羅什所譯的《十二門論》；瞿曇般若流支譯的《壹輸盧迦論》

¹⁸，都屬於抉擇甚深義的一類。

2、菩薩廣大行

屬於菩薩廣大行的，有三部：

(1)《大智度論》，鳩摩羅什譯，為「中本般若」經的釋論。僧叡序說：

「有十萬偈，……三分除二，得此百卷。」¹⁹《論》的後記說：「論初品三十四卷，解釋（第）一品，是全論具本，二品以下，法師略之，……若盡出之，將十倍於此。」²⁰，這部《般若經》的釋論，是十萬偈的廣論，現存的是略譯。有的說：這就是《龍樹菩薩傳》所說：「廣明摩訶衍，作優波提舍十萬偈。」

(2)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鳩摩羅什譯。這是《十地經》——《華嚴經》「十地品」的釋論，共一七卷，僅釋初二地。此論是依《十地經》的偈頌，而廣為解說的。

(3)《菩提資糧論》，本頌是龍樹造，隋達摩笈多譯。²¹

3、有事有理，自成一例（《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》）

¹⁸ 《壹輸盧迦論》中云：「以何義故造此一偈論？」（大正 30，253a9）；又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66 云：「首盧（亦名室路迦，或言輸盧迦。彼印度數經皆以三十二字為一輪盧迦，或名伽陀，即一偈也。）」（大正 54，741c24）。「輸盧迦」即 śloka，印度以 32 音節為一偈（śloka），故《壹輸盧迦論》意譯為《一偈論》。

¹⁹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》（大正 25，57b8-11）

²⁰ 《大智度論》「後記」（大正 25，756c14-18）

²¹ 《菩提資糧論》共 6 卷（大正 32 冊），本頌是龍樹造，頌的解釋為自在比丘。

唐義淨譯的《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》；異譯有宋 僧伽跋摩的《勸發諸王要偈》；宋 求那跋摩的《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》。這是為在家信者說法，有淺有深，有事有理，自成一例。

五、關於龍樹學之傳承 (p.206)

(一) 西藏所傳的龍樹學

西藏所傳的，是後期中興的龍樹學。

(二) 龍樹學在印度的衰落與中興

在佛教史上，龍樹與弟子提婆以後，龍樹學中衰，進入後期大乘時代。²²到西元四、五世紀間，與無著、世親同時的僧護門下，有佛護與清辨，龍樹學這才又盛大起來。

(三) 後期龍樹學對「世俗安立」的歧異

後期的龍樹學，以「一切法皆空」為了義說，是一致的，但論到世俗的安立，不免是各說各的。如：

- 1、佛護的弟子月稱，是隨順說一切有部的。
- 2、清辨是隨順經部的。
- 3、後起的寂護，是隨順大乘瑜伽的。

(四) 後期龍樹學重於抉擇甚深空義，而略於世俗的安立

世俗安立的自由擇取，可說適應的不同，也表示了無所適從。這由於後期的龍樹學者，只知龍樹所造的《中論》等五正理聚，但五正理聚抉擇甚深空義，而略於世俗的安立。

六、《大智度論》是否為龍樹所造 (p.206～p.207)

²² 《空之探究》p.208，註12：「中國舊傳：提婆的弟子羅侯羅跋陀羅 (Rāhulabhadra)，「以常樂我淨釋八不」，顯然已傾向於《大般涅槃經》(前分)的「如來藏我」了。西藏傳說：羅睺羅跋陀羅弟子，有羅侯羅密多羅 (Rāhulamitra)，再傳弟子龍友 (Nāgamitra)，龍友的弟子僧護。西元三世紀末以下，約有一百年，龍樹學是衰落了；雖說傳承不絕，實沒有卓越的人物，中國佛教界，竟不知他們的名字。」

(一) 西藏所傳後期中觀學不知《大智度論》等論

龍樹為大乘行者，抉擇甚深空義，難道沒有論菩薩廣大行嗎？西元四、五世紀間，由鳩摩羅什傳來的，有《般若經》（二萬二千頌本）的釋論——《大智度論》，《華嚴經》「十地品」的釋論——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。這兩部龍樹論，是在甚深義的基石上，明菩薩廣大行；對於境、行、果，都有所解說，特別是聲聞與菩薩的同異。

龍樹曾在北方修學；《大智度論》說到聲聞學派，特重於說一切有系。龍樹學與北方（聲聞及大乘般若）佛教的關係極深，宏傳於北方，很早就經西域而傳入我國。

北印度的佛教，漸漸的衰了。後起的佛護、清辨，生於南方；在中印度學得中觀學，又弘傳於南方。這所以西藏所傳的後期中觀學，竟不知道《大智度論》等。世俗安立，也就不免無所適從了！²³

(二) 《大智度論》論文雖有部分疑義，但大體應為龍樹所造

近代的部分學者，由於西藏沒有《大智度論》，月稱、清辨等沒有說到《大智度論》等，而《大智度論》論文，也有幾處可疑²⁴，因此說《大智度論》不是龍樹造的。

我（印順法師）以為，簡譯全書為三分之一的《大智度論》，是一部十萬偈的大論。《大智度論》的體例，如僧叡《序》所說：「其為論也，初辭擬之，必標眾異以盡美；卒成之終，則舉無執以盡善。」²⁵這與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體例：「或即其殊辯，或標之銓評」²⁶，非常近似。這樣的大部論著，列舉當時（及以前）的論義，在流傳中，自不免有增補的成分，與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一樣。如摭拾幾點，就懷疑全部不是龍樹論，違反千百

²³ 關於後期中觀學者不知《大智度論》等論，另參見印順法師著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，收於《永光集》p.108～p.109。

²⁴ 參見印順法師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，收於《永光集》p.14～p.22。

²⁵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》（大正 25，57a20-22）

²⁶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0（大正 55，74a7）

年來的成說，那未免太輕率了！

無論如何，這是早期的龍樹學。

資料來源：

第四章 龍樹——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

第一節 龍樹與龍樹論（p.201～p.208）

厚觀法師 編《空之探究》講義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9 期（2005.10.5）

龍樹菩薩傳

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龍樹菩薩者，出南天竺梵志種也。天聰奇悟，事不再告。在乳舖之中，聞諸梵志誦《四圍陀典》各四萬偈。偈有三十二字，皆諷其文，而領其義。弱冠馳名，獨步諸國，天文地理、圖緯祕識，及諸道術，無不悉綜。

契友三人，亦是一時之傑。相與議曰：「天下理義，可以開神明、悟幽旨者，吾等盡之矣。復欲何以自娛？騁情極欲，最是一生之樂。然諸梵志道士，勢非王公，何由得之？唯有隱身之術，斯樂可辦。」四人相視，莫逆於心，俱至術家求隱身法。術師念曰：「此四梵志，擅名一世，草芥群生，今以術故，屈辱就我。此諸梵志，才明絕世，所不知者，唯此賤法，我若授之，得必棄我，不可復屈。且與其藥，使用而不知，藥盡必來，永當師我。」

各與青藥一丸，告之曰：「汝在靜處，以水磨之，用塗眼瞼，汝形當隱，無人見者。」龍樹磨此藥時，聞其氣即皆識之，分數多少，錙銖無失，還告藥師，向所得藥，有七十種分數，多少皆如其方。藥師問曰：「汝何由知之？」答曰：「藥自有氣，何以不知？」師即歎伏：「若斯人者，聞之猶難，而況相遇？我之賤術，何足惜耶？」即具授之。

四人得術，縱意自在，常入王宮，宮中美人，皆被侵凌。百餘日後，宮中人有懷妊者，據以白王，庶免罪咎。王大不悅：「此何不祥，為怪乃爾？」召諸智臣，以謀此事。有舊老者言：「凡如此事，應有二種，或是鬼魅，或是方術。可以細土，置諸門中，令有司守之，斷諸行者。若是術人，其跡自現，可以兵除。若是鬼魅，入而無跡，可以術滅。」即敕門者，備法試之，見四人跡，驟以聞王。王將力士，數百人入宮，悉閉諸門，令諸力士，揮刀空斬，三人即死。唯有龍樹，斂身屏氣，依王頭側。王頭側七尺，刀所不至。是時始悟：欲為苦本，眾禍之根，敗德危身，皆由此起。即自誓曰：「我若得脫，當詣沙門，受出家法。」

既出入山，詣一佛塔，出家受戒，九十日中，誦三藏盡，更求異經，都無得處。遂入雪山，山中有塔，塔中有一老比丘，以摩訶衍經典與之。誦受愛樂，雖知實義，未得通利，周遊諸國，更求餘經，於閻浮提中，遍求不得。外道論師、沙門義宗，咸皆摧伏。外道弟子白之言：「師為一切智人，今為佛弟子，弟子之道，諮承不足，將未足耶？未足一事，非一切智也。」辭窮情屈，即起邪慢心。自念言：「世界法中，津塗甚多，佛經雖妙，以理推之，故有未盡，未盡之中，可推而演之，以悟後學，於理不違，於事無失，斯有何咎？」思此事已，即欲行之。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，令附佛法而有小異。欲以除眾人情，示不受學，擇日選時，當與謂弟子受新戒，著新衣。獨在靜處，水精房中。

大龍菩薩見其如是，惜而愍之，即接之入海，於宮殿中，開七寶藏，發七寶華函，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。龍樹受讀，九十日中，通解甚多，其心深入，體得寶利。龍知其心，而問之曰：「看經遍未？」答言：「汝諸函中經多無量，不可盡也。我可讀者，已十倍閻浮提。」龍言：「如我宮中所有經典，諸處此比，復不可數。」龍樹既得諸經一相，深入無生，二忍具足。龍還送出，於南天竺，大弘佛法，摧伏外道。廣明摩訶衍，作《優波提舍》十萬偈。又作《莊嚴佛道論》五千偈、《大慈方便論》五千偈、《中論》五百偈，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。又造《無畏論》十萬偈，《中論》出其中。

時有婆羅門，善知咒術，欲以所能，與龍樹爭勝。告天竺國王：「我能伏此比丘，王當驗之。」王言：「汝大愚癡，此菩薩者，明與日月爭光，智與聖心並照。汝何不遜，敢不宗敬？」婆羅門言：「為智人，何不以理驗之，而見抑挫。」王見其言，至為請龍樹，清旦共坐政聽殿上。婆羅門後至，便於殿前咒作大池，廣長清淨，中有千葉蓮華，自坐其上，而誇龍樹：「汝在地坐，與畜生無異，而欲與我清淨華上大德智人抗言論議！」爾時，龍樹亦用咒術，化作六牙白象，行池水上，趣其華座，以鼻絞拔，高舉擲地。婆羅門傷腰，委頓歸命龍樹：「我不自量，毀辱大師，願哀受我，啟其愚蒙。」

又南天竺王，總御諸國，信用邪道，沙門釋子，一不得見。國人遠近，皆化其道。龍樹念曰：「樹不伐本，則條不傾。人主不化，則道不行。」其國政法，王家出錢，雇人宿衛，龍樹乃應募為其將，荷戟前驅，整行伍勒部曲，威不嚴而令行，法不彰而物隨。王甚嘉之，問是何人？侍者答言：「此人應募，既不食廩，又不取錢，而在事恭謹，閑習如此，不知其意，何求何欲？」王召問之：「汝是何人？」答言：「我是一切智人。」

王大驚愕而問言：「一切智人曠代一有，汝自言是，何以驗之？」答言：「欲知智在說，王當見問。」王即自念：「我為智主，大論議師，問之能屈，猶不是名。一旦不如，此非小事。若其不問，便是一屈。遲疑良久，不得已而問之：「天今何為耶？」龍樹言：「天今與阿修羅戰。」

王聞此言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吐，又不得咽。欲非其言，復無以證之。欲是其事，無事可明。未言之間，龍樹復言：「此非虛論，求勝之談，王小待之，須臾有驗。」言訖，空中便有干戈兵器，相係而落。王言：「干戈矛戟，雖是戰器，汝何必知是天與阿修羅戰？」龍樹言：「構之虛言，不如校以實事。」言已，阿修羅手足指，及其耳鼻，從空而下。又令王及臣民、婆羅門眾，見空中清除，兩陣相對。王乃稽首，伏其法化。殿上有萬婆羅門，皆棄束髮，受成就戒。

是時有一小乘法師，常懷忿疾。龍樹將去此世，而問之曰：「汝樂我久住此世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所不願也。」退入閑室，經日不出，弟子破戶看之，遂蟬蛻而去。去此世已來，至今始過百歲。南天竺諸國為其立廟，敬奉如佛。其母樹下生之。因字阿周陀那。阿周陀那樹名也。以龍成其道。故以龍配字。號曰龍樹也。（依付法藏傳，即第十三祖師也，假餌仙藥現住長壽二百餘年，住持佛法，其所度人不可稱數，如法藏說）

印度佛教記事略表 <http://agama.buddhason.org/book/buhis/t0.htm>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》莊春江 編著

印度佛教記事略表

西元 -511

-431

???
-300

-271

-221

-200

-100

-50

-9

-2

150

170

200

220

320

336

361

401

405

500

539

550

630

641

646

700

747

907

1000

1203

佛

原始

法

部派

大

初期

乘

後

佛

法

秘密大乘佛法

列國時代

孔雀貴

霜

王

多

王

朝

成日王朝

列國時代

宋

周朝

戰國

西漢

東漢

魏晉南北朝

唐

朝

宋

釋迦牟尼佛誕生

佛陀入滅*

王舍城第一次經、律結集

毘舍離第二次經、律結集

僧團開始第一階段分化

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位

僧團開始第二階段分化

僧團開始第三階段分化

僧團開始第四階段分化

三國《魏誌》記載：佛經傳入中國

龍樹菩薩誕生

提婆菩薩誕生

無著菩薩誕生

世親菩薩誕生

鳩摩羅什入長安譯大乘經

法顯法師遊學印度

秘密大乘佛法萌芽

中觀、瑜伽對抗與合流

真常唯心思想興盛

菩提達摩到中國(520-526)

玄奘法師遊學印度

文成公主嫁入西藏

(唐朝佛教傳入西藏)

寂護、蓮華戒應乞立雙提讚

王禮請入西藏，奠定今日西藏佛教初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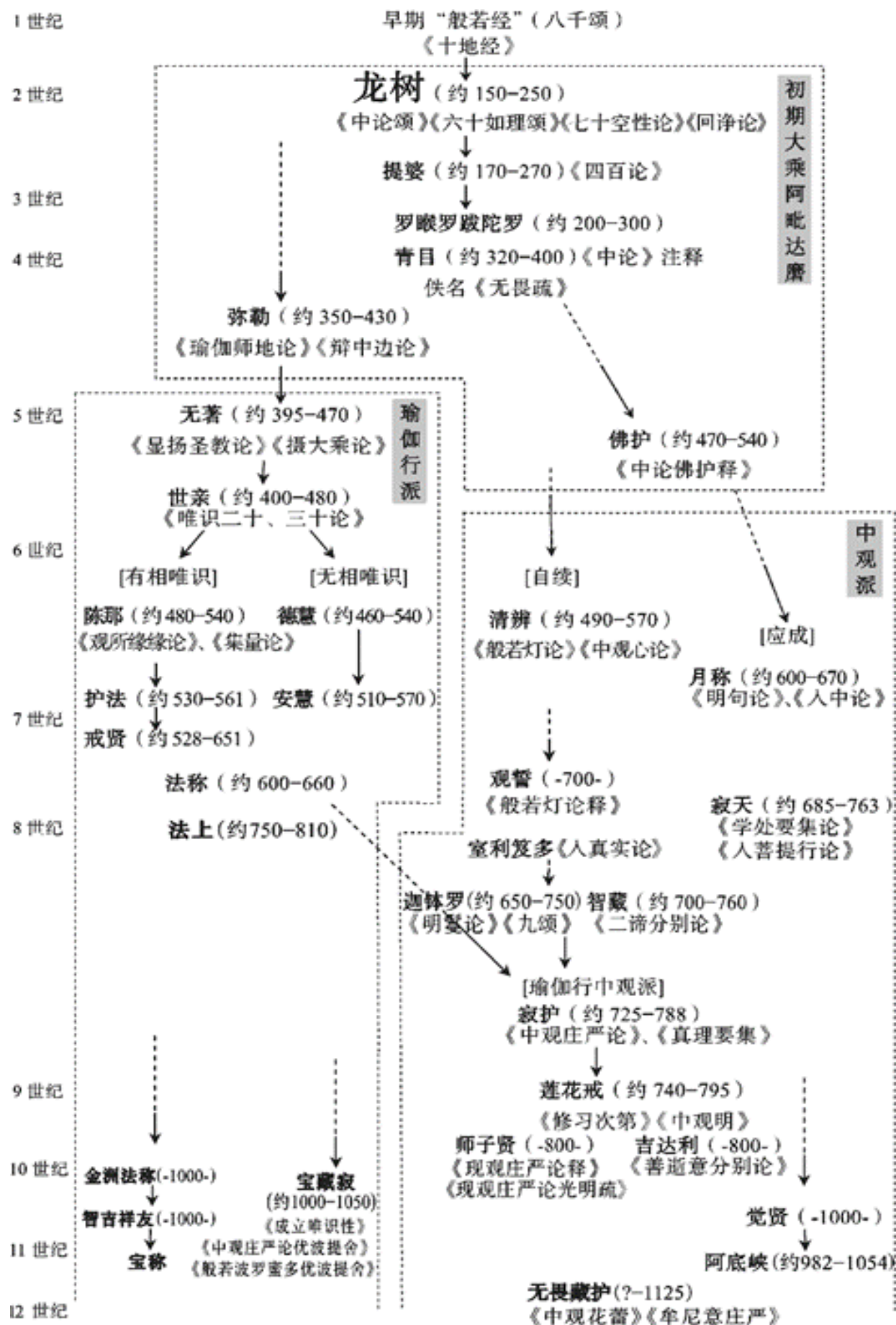
時輪乘興盛

印度佛教滅亡

*依阿育王即位(271BC)於佛滅後160年之傳說推算，佛滅於431BC，生於511BC。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》Rev.4.1

印度大乘佛教人物傳承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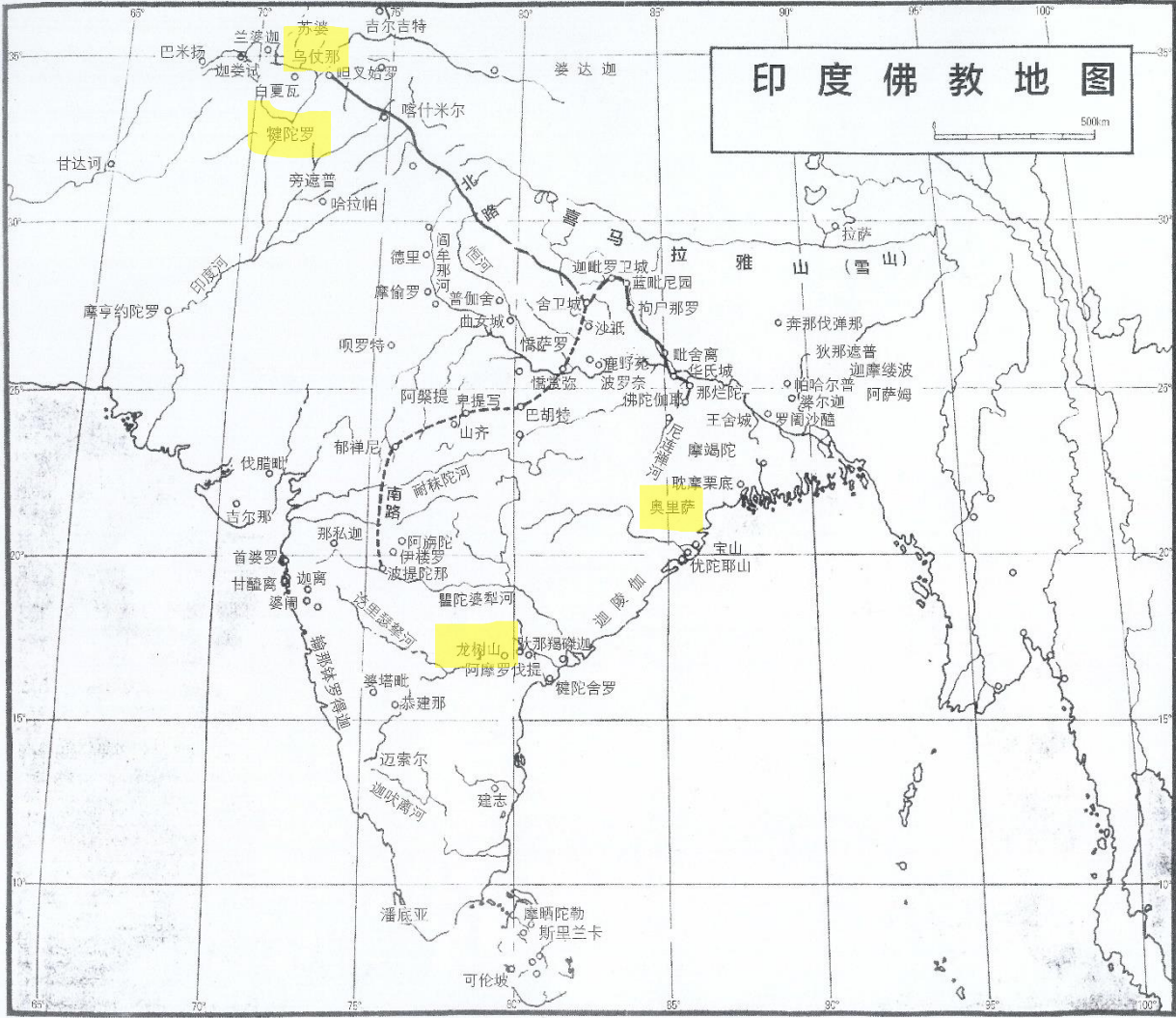


出處：葉少勇《龍樹的空觀》文字版(2017)

資料來源：劉錦華 編 中論大意 2023 講義 P.16

附錄：中觀派之系譜，參見平川彰，《インド佛教史》（下卷），春秋社，p.220。

竜樹（Nāgārjuna） 150 – 250	
提婆（Āryadeva） 170 – 270	
羅睺羅（Rāhulabhadra） 200 – 300	
【自續派】	【應成派】
清弁（Bhāvaviveka） 490 – 570	仏護（Buddhapālita） 470 – 540
観誓（Avalokitavrata） —700—	月称（Candrakīrti） —650—
シュリーグプタ（Śrīgupta） ジュニャーナガルバ（Jñānagarbha） 700 – 760	寂天（Śāntideva） 650 – 700
【中觀瑜伽行派】	
寂護（Śāntirakṣita） 725 – 790	プラジュニャーカラマティ （Prajñākaramati） 950 – 1030
蓮華戒（Kamalaśīla） 740 – 796	阿底峽（Atīśa） 982 – 1054
解脱軍（Vimuktisena）	
師子賢（Haribhadra） —800—	
ラトナーカラシャーンティ （Ratnākaraśānti） —1000—	
ジターリ（Jitāri） —1000—	方便・父タントラ，聖者父子流



印度佛教地圖（平川彰《印度佛教史》）